

幽灵列车

[日] 赤川次郎 著 静 波 译



南海出版公司

幽灵列车

[日] 赤川次郎 著

静 波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1991·海口

幽灵列车

作 者 赤川次郎

译 者 静 波

责任编辑 张 桐

装帧设计 古 棕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787×960 毫米 32 开本 8.125 印张 150 千字

1991 年 4 月第 1 版 199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4000 册

ISBN 7—80570—159-8/I·56

定价：3.90 元

目 录

幽灵列车	(1)
遭背叛的绑架	(56)
结冻的太阳	(111)
选地方的下雨	(163)
善人村的祭奠	(209)

幽灵列车

1

岩汤谷车站站长，大谷彻三的证词。

“——八个人。绝对没有错。那一天早晨的第一班列车上，除了那八个人，没有其他旅客。开车的时间是6点15分，那些旅客们是大约10分钟前到达车站的。”“——是，是我自己剪票的。因为没有其他站员……。”“他们在剪票后就直接走进车厢。列车早已停在站上，随时都能开车。”“——不，没有人上车以后又下车，从剪票口可以看到整个月台，所以我能确定”。“——会不会从列车的另一边下车？即使是如此，列车开车走以后，就是不想看也会看到的。而且我还清楚地看到旅客们坐在车厢里的情形。”“——是的，列车是准时开出的，是6时15分整。钟表准不准吗？我是刚和收音机的6点钟报时对正过的……”

乘务员，森信雄的证词。

“——是的，旅客确实是八个人。在开车以前我一直在月台上走来走去，所以我敢确定旅客们一

直都在车厢内”。“——列车是准时开出，也准时在6点25分到达下一站的大汤谷站。途中我没有离开过乘务员室。”“——是的，平时都是这样的。在到达大汤谷站之前，除了在铁桥处和转弯时，列车的速度稍慢之外，一直保持正常的速度。”“——当然，从乘务员室的车窗可以看到外面，但我没有特别注意……”

司机，关谷一的证词。

“是的，我也看到旅客们上车的情形，我是从驾驶室的车窗伸出头看到的，可是我没有计算人数。”“——是的，是在6时15分开出列车，以后的程序一如往常……。当然在中途没有停车。”

“——火车的速度并不很快，不过，时速也有40公里，在转弯时也一样。”“——其实，40公里的速度听起来好象不很快，可是不妨跳下去试试看，如果只是轻伤，那是运气好。我曾经有一次，从时速25公里的货车上跳下去，脚就挫伤了。”“——在我开车时，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事……”

大汤谷车站站长，田口良介的证词。

“——那一天早晨，我这一站并没有旅客上车。我依照惯例站在月台上等第一班列车进站。列车是准时到达的。当时我看到车厢里没有人，就对乘务员森君说：‘今天是空车？’谁知森君一面说：‘不，有旅客。’一面下到月台上来。我指着车厢说：‘那不是空的吗？’森君也奇怪地说：‘那是不可能的。’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一起走进车厢。”“——是的，是

有人坐过的痕迹。钢架上有行李，座位上还有报纸，窗边留有啤酒的空罐，却不见半个人影。这时候，列车司机关谷君也走过来。我们三个人找遍了整个列车，始终没有发现旅客的踪影。我就对森君说，你会不会看错了，或者是旅客有急事，在开车前下车了。可是森君坚持说没有。所以我们认为一定发生什么事了，就向警方报案。是的，一点也想不出什么原因。怎么会八名旅客都消失不见了……”

2

虽然仅是短短一句话“请准许我休假”的话语，对有些上司却是很难启口的。象本间警视（警察职级名，位于“警部”之上）就是最好的例子，他自己本人从来没有休假，假日也全天上班，出差时总是当天就赶回来，所以当他部属的人，就只能自叹运气不佳了。我在本间警视的手下已经工作10个月了，可是这一天早晨，站在警视的办公桌前说完“我……”之后，接下去的话就卡在喉咙里说不出口了。

“嘿？宇野君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是，我——？”

“你来得正好。我正好有事要找你。先坐下来吧。”

我在心里咋舌，情况似乎有点不妙，但也只好

坐在破旧的椅子上。一定是有新案件要交给我办。如果提出想要休假的要求，他一定会大喝一声说：“休什么假！这不是说梦话的时候！”刚才还是应该直截了当地先说出来才对。

“我的事情是——”本间警视说到这里，用粗大的手掌摸了一下晒得象工人一样黝黑的脸庞说：

“不，还是要听一听你有什么事。”

这是个大好机会，我深呼吸了一下后，一口气把话说完：

“我想请您批准休假三天。”

说完，大大地吐了一口气。——在我来说，表现得还不错。

本间警视刹那间流露出稀奇动物般的表情，端详了我一阵子后，令我惊讶的是，他居然笑了。

“哦，真是巧合。”警视夸大地挥动着手臂，“我正好告诉你，你可以好好休息几天。”

打从7岁时我的宠物小猫被汽车撞死以来，我就成了一个无神论者。然而此时我感激得在心里暗暗感谢神的垂爱。

可是——

“不只是三天，你休个10天好不好？最近你办了许多大案，一定很疲倦了。”

真是怪哉！本间警视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体谅属下了？我心里隐隐觉得有些不安。会不会是在暗示要我辞职，也就是开除我了呢？

“不……不需要对我这样照顾……”我战战兢兢

兢地说。

“不用客气，到温泉区好好休养一下吧。我知道一处好温泉，是在山里面，很清静的，而且那里人又很朴实。我保证你发酸的肩膀会轻松愉快。”说完喷出一口浓烟，接着说：“那里叫岩汤谷温泉。”

我把身体靠在椅背上，心里偷偷诅咒警视和神，以及准备信神的自己。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

“先要我做什么事呢？”

“先别那样气愤。就是那件无人列车事件。记者们称为‘幽灵列车’，你也不会没有兴趣吧？！”

“象那样喧腾一时的新闻，当然谁知道了。但那不在警视厅的管辖……”

“知道，我当然知道。——说实话，那里的局长是我小时候的朋友，我们曾经一道在附近人家的院子里偷过柿子，虽然脑筋单纯了些，却是很认真的一个人。他向我发出SOS信号。”

“县警呢？”

“他好象尽可能的不愿意求县警帮助。这种心情你也能了解吧？”

“是，可是……”

“所以，我以私人的交情，想请你去温泉区作客。因为不能以警视厅的身份出面。……怎么样？就算帮我一个忙，你不会拒绝吧？”

我深深吸了一口气——突然站起来。

“怎么可以！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！我不是你的秘书，也不管是不是你小时候的朋友或一起偷过柿

子——那种事已经过了时效了吧——我为什么要老远跑到乡下去为一个素不相识的警察工作呢？要给我10天假期吗？那样的10天，还不如我能自由自在地生活三天来得惬意。我本来就不喜欢乡下，在新宿一带溜达，更能得到休息。你要听清楚，这件事我不答应，我绝对不干！”不过，这只是在我心里发表的一大篇演讲。实际上我是深深吸一口气，然后又叹气说：“那里的局长是谁？”

“武藤浩平。有关你的事我会跟他联络。真是很抱歉，明天你就立刻出发吧，详细的情形等一下会给你一份备忘录。”语气间丝毫不含抱歉意味地这样说完以后，本间警视已经开始看其他的卷宗了。

我从椅子上慢吞吞地站起来，想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时，突然发现忘记问一件很重要的事。

“请问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能领到旅费和住宿费用吗？”

“当然会给你，只有在其他案子里报销了。”

“谢谢！”话一出口，立刻就后悔了，为什么我还要向他谢谢呢？这一天的其他时间里，因为心里不痛快，无论看到什么都觉很不顺眼。

我的名字是宇野乔一，担任警视厅调查一课的警部。再过几个月就40岁了。三年前内人在一次车祸中丧生，因为没有孩子，就搬到六个榻榻米大小的官舍里，过着单人汉的生活。

关于我自己，没有什么可谈的事。中学时在成

绩单的品性栏里写下“老实而不起眼”的评语的是教地理的变色龙——龟田老师，不过这个评语直到今天也还是十分中肯的。当我赶到事件的现场，在各处展开调查时，常有年轻的刑警对我说：“哦，警部也在这里，我没有发觉你是什么时候来的。”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身材中等、除了眼睛不太好以外，其他没有什么比较显著的特征，不过也可以说是适合做刑警行业的脸，但这仅是就我相貌而言。

“所谓刑警根本不需要有天赋的才能，”这是本间警视的口头禅。但至少需要具备走长路的才能，和用几天的时间仔细看大量的资料的忍耐力。关于这方面，我不禁为同事们使我产生的自卑感大感困扰……。

这姑且不论，我在这些同事们不知情的羡慕眼光欢送下，开始了我的10天“休息”。

3

于人残兵败之感的普通列车硬梆梆的座位上，实在难以入睡，只好机械性地翻阅早已看腻的杂志，好不容易捱过三小时，听到广播说：“下一站是大汤谷”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已经接近傍晚4点钟了。

我的目的地是再下一站的岩汤谷站，也是这一条线的终点站。那个“无人列车”（又名“幽灵列车”）事件，就是从岩汤谷出发后，在大汤谷发现旅

客失踪。而我现在是反过来走这一条线。

大汤谷站是毫无特色的一般乡下车站，只有月台和剪票口而已，虽然也有类似车站的建筑，但不如说是木板房来得恰当。站在月台上的红脸汉，大概是田口良介站长。也许以后需要和他谈话。我把那个红脸的特征记在心里。

在我坐着的那节车厢占三分之一座位的团体旅客就在这一站下车，只剩下我和一名年轻女郎。当列车继续驶向终点站——岩汤谷时，我把身体靠在车窗上，观察外面的情形。

《神收魂的现代版》、《幽灵列车之谜》、《旅客到达四度空间的世界》——两星期以来，出现在报刊杂志上的新鲜词句不下数十种。从行驶中的列车上，有八名旅客突然失踪的消息，像闪电般地传遍全日本。各种推理臆测纷纷出笼，有几本小说杂志已经开始连载“幽灵列车”小说类的文章。也有不知来历的宗教团体，趁机会在银座的闹区传道，甚至发生自称是绑架旅客的外星人之代理，要求赎金的怪事。

可是和表面上热闹非凡的动态相反的，调查工作始终没有任何进展。关于失踪的八名旅客的身份，完全没有特殊之处，都是极普通的商店老板。而且两位站长及乘务员、火车司机的证词也找不出可疑之处。这八名旅客究竟失踪到哪里，又如何失踪的呢？

离开大汤谷站，不到几十米，列车就进入很深

的山谷间。两边是耸立的山崖，低的地方至少有 20 米，高的地方则大约 35—36 米。如果全是岩石还有可能攀登，但它们全是最容易滑动的有如屏风般粘土质悬崖。即使能从行驶中的列车上跳下去，但也无法爬上去躲藏在山里。

虽然如此，我还是怕有遗漏之处，不断地透过左右车窗，观察外面的情形。

不久之后，我发现对外面的情形感到兴趣的不只是我一个人。另外一位留在车厢里的年轻女郎，和我这种保守作风完全相反，只有她不停地在左右两排座位之间移动，或从车窗伸出上半身仰望悬崖，还不知看到什么似地频频点头。似乎对这一次的谜样事件也感到兴趣而有此一行。不知是学生，还是杂志社的记者，总之要特别小心，如果知道我是警视厅来的人，一定不肯放松的。

女郎的年纪大概 22 或 23 岁，身材不高，给人一种伶俐的感觉。穿着猎装夹克和牛仔裤，是现在正流行的打扮，一头长发自然地披在肩上，皮肤白白的，是个相当可爱的女孩。看着她像钟摆似地，在车窗之间忙着来回奔跑的样子，使我联想到“奇妙国的亚里斯”里那只叫着：“迟到了！迟到了！”不停跑动的小白兔。

列车经过一处小铁桥。我以为这里不会有悬崖了，可是没有想到铁桥的下面是条穿山而过的人造河，从右边山崖的隧洞流向左边山崖的隧洞，水势十分湍急，跳下去绝难活命。铁桥一过紧接着又是

屏风般的悬崖一路绵延下去。

——这绝不是很简单的问题。当列车两侧终于视野开阔时，我不由得叹了口气，右面是缓和的斜坡，分散着几户农家，左边虽然是山，但有树林的小斜坡，当然哪一边都可以走上走下。不过这里到岩汤谷车站直线距离只有50米左右。从车站的月台望向这边，根本一目了然，如果这里从车上跳出去，一定会被站长瞧见。

等到列车停止后，我慢条斯理地从钢架上拿下行李。同车厢的那位兔子姑娘和在东京搭电车一样，列车刚一停下，她已经跳到月台上了。

虽然时间并不很晚，但山里的黄昏降临得特别快，凛冽的空气迎面而来。其他车厢似乎也只剩下四、五名旅客，与大汤谷比较，岩汤谷给人没落的印象。

我走在最后，正想跨出出口时，白发的站员——不，是站长，对我说话了。

“请问……”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你是不是从东京来的警视厅的人？”

“我……”难免感到惊讶。“不错，是警视厅的人，但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果然是。”看起来是个老好人的站长，露出放心的笑容说：“是武藤局长通知我的，我是这里的站长大谷彻三。”

“请多指教。”

“那边那座白色钢筋混凝土的建筑就是‘汤烟庄’。要不要我替你拿行李？反正我现在也没事。”

我回答说没有多少行李，婉谢了他的好意，向汤烟庄走去。真是一团糟，这样还算是以私人身份来的吗？这里是很朴实的乡下小镇，看样子全镇的人都已经知道我要来的事，真是麻烦透了。

在排列着的众多古老木造旅馆里，汤烟庄是唯一用钢筋混凝土建筑的三层楼旅馆，虽然和温泉的气氛不太相配，但为了容纳大批旅客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

不知从那里飘来潮湿的硫磺水气味，从路边的下水沟也不停地冒出热气。

进入汤烟庄时，从旁边的帐房——不，是从柜台急忙走出一位掌柜模样身材矮小的中年人，自称是这里的老板儿岛公平说：

“是东京宇野先生吗？我等你很久了，请。”

老板亲自带领我到二楼的房间。

“这个房间很好。”我从阳台了望映照在晚霞中的山峰说：“可是，儿岛先生，我完全是以私人的身份来这里的，随便说出我的身份，会给你带来困扰。”

“是，这个我知道。”

“那就好。明天开始就向你请教一些事情了。”

“是，只要有用得到我的地方。”

失踪的八名旅客就是汤烟庄的客人

“请好好休息吧。”

“对了，儿岛先生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现在有很多客人吗？”

“最近三、四天才安定下来。有一段时期——几乎天天客满。”

“哦，发生事情，生意并没有受到影响？”

“客人不但没有减少，各报纸、杂志社的人，都争先恐后地赶到这里来……”

“赚了很多吧？”

“哪里，哪里。”老板笑着说：“找人手来帮忙，要费很大力气，收入就不多了……”

老板走了以后，我脱下大衣挂在衣架上，心里想：他是不能掉以轻心的人。习惯于外观保持一团和气的人，内心想什么就无法预料了。虽然谈不上可疑，但说的话可也不能照单全收——这是身为刑警人员的一种直觉。

既然来到温泉区，就不妨先享受一番，于是把手巾挂在肩上，照服务生说的方向，从楼梯走下到大浴场。微暗的走廊上弥漫着雾一般的热气。冷不防我和对面走来的年轻人几乎撞个满怀。“啊，对不起。”

“啊，抱歉……哦……”对方看清我的脸孔以后说：“你不是宇野警部吗？”

在糟透的地方遇到糟透的人。他是东京的周刊杂志社的山冈。

“没想到在这种地方遇到你。”

“宇野先生会在这里……这是说警视厅终于要开始查明这一次的谜底了。”

“喂，你不要多心，我是来这里度假的。”

“度假？当然是吧。实在太好了，因为这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本来打算明天要回东京，没想到我的运气真不错。宇野先生，我可不会放松你的，不管你说什么。”

说完就连跑带走地离开了。事到如今，他一定会紧逼盯人毫不放松。遇到难缠的人了。现在大概正孜孜地打电话回社里，报告警视厅终于出动人马调查的消息吧。为了不让他提到警视厅的名字，只好答应提供他某种程度的资料了。

一面这样想着，一面推开前面浴室的门，走进更衣室。这时对面的玻璃门打开了，走出了一位年轻的姑娘——怎么会有年轻姑娘？

霎时间，理所当然似地我和那个姑娘面对面站在那里，可是这情形自然不可能维持很久。因为这位姑娘显然是刚从浴室出来的，全身赤裸，手里只拿着一条毛巾。所以紧跟着她就用毛巾和手本能地盖住胸部——同时也惊叫起来，我飞快逃出那间更衣室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！抬头一看，上面挂着“家庭浴室”的牌子。大浴室还在里面，我象被她的惊叫声追着跑似地奔向里面。一面跑，一面想到，刚才那个姑娘不就是奇妙国里的那只小白兔吗？